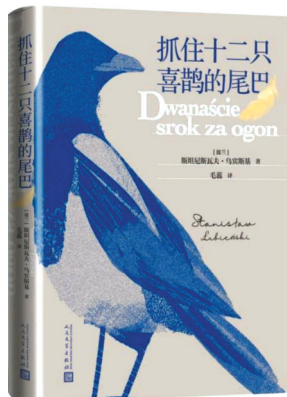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们该如何与鸟类相处？ 《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》科普自然理念



《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》

随着大部分候鸟迁徙结束，集中观鸟季随之到来，成为冬日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当观鸟逐渐从小众爱好走进大众视野，观鸟人群也逐渐年轻化。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观鸟？

关于鸟的自然科普、文学作品也有不少。比如爱德华·格雷的《鸟的魅力》、保罗·劳伦斯·法伯的《发现鸟类》、斯蒂芬·莫斯的《丛中鸟》等。近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国家动物博物馆举办了《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》阅读分享会。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、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研究员郭耕、本书译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波兰语专业负责人毛蕊、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讲师单少杰与现场近180名热情读者一起，分享书中的精彩故事与自然理念。

《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“人文自然”书系的最新作品。这是一部诗意的自然观察手记。作者是资深观鸟人、波兰新锐自然作家斯坦尼斯瓦夫·乌宾斯基。乌宾斯基不仅从自然主义者的角度，也从人文主义者的角度观察鸟类。

他通过十二篇观鸟美文，把鸟与文学（包括古老的绘画和音乐）密切联系起来，艺术性科学性俱佳，不仅适合资深观鸟迷，也适合对鸟类鲜有了解、却热爱文学的普通读者。这本书入选了北京市科协发布的“2023首都科普好书”30本推荐书目。



▲《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》分享会。

▲《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》获得“2023首都科普好书”称号。

## “观鸟成瘾症候群”不是怪癖

毛蕊是该书作者斯坦尼斯瓦夫·乌宾斯基的挚友，曾在波兰深造多年。她向读者介绍，波兰俗语中，“抓住两只喜鹊的尾巴”比喻同时做很多件事，想要一箭双雕，“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”的书名暗含着作者的巧思：这本书有十二个章节，讲了十二个与鸟有关、蕴含丰富的故事，暗含着人与自然、人与艺术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也象征着人类一年十二个月中都有鸟儿和大自然的陪伴。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观鸟之路：从童年时代与父母一起去国外观鸟，到青春期为证明自己并非“有怪癖”而刻意疏远鸟类世界，再到成年后直面内心，重拾观鸟的热情，找到一生的热爱。

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，谈及书中提到的一个概念：“观鸟成瘾症候群”。作者这样形容疯狂的观鸟迷：听到一声鸟叫，马上会停下车，循声去找鸟在何处。睡觉时如果突然听到窗外有鸟鸣，顾不得穿好衣服就会起身冲出去看。甚至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他们关注的不是情节本身，而是作为背景音的鸟鸣与情节是否相匹配。

同为资深观鸟人，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研究员郭耕在“鸟坑”中“幸福地沉浸了几十年”，与作者产生了“遥远的共鸣”。他认为，观鸟并非一种“怪癖”，而是源于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，这种爱好与受教育程度、职业和学历背景没有直接的联系，而是个人的选择，“只要喜欢，你就可以成为合格的 birder——观鸟者”。

## 执着于拍鸟反会失去观鸟乐趣

书中写到了观鸟圈的“鄙视链”。郭耕说，在西方观鸟圈，最疯狂的发烧友叫“推车儿”(twitcher)，他们是“稀有鸟类爱好者”，可以驱车几百公里，就为了看一眼某种从没见过的鸟类；程度稍轻的观鸟者，只要见到鸟就高兴，并不执着于寻找稀有鸟类；处于“鄙视链”下游的是新入坑的“菜鸟”，见什么都新鲜，即使是看到寻常鸟类也会大惊小怪。同样，拍鸟者根据设备的贵重程度不同也存在“鄙视链”。

但郭耕笑言，多年来他一直使用的就是千元级别的平价拍摄设备，他的“郭氏摄影法”通过长焦在远距离摄鸟，将鸟与所处环境在画面中一起展现，而又不会惊扰到鸟类本身。“拍完了，录完了，你甚至都没转身，倒退着离开，你对它没有丝毫的打扰，完成任务就悄悄地离去。那只鸟还在，在那里继续它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对鸟应有的态度，还自然以宁静、和谐、美丽。”

张劲硕认同郭耕的说法，他认为，执着于拍鸟本身，过分关注构图、光圈、设备反而会失去观鸟的乐趣，“如果你用一个小的取景器，你看到的只是很窄的范围，任何仪器都没办法与人的眼睛相比。当你置身于一望无际的稀树大草原，几十种野生动物同时尽收眼底，这种震撼是通过一个狭小的取景器完全感受不到的。”

毛蕊回忆起翻译“推车儿”时的纠结，她把他们的行为翻译为“打卡”，认为这与今天网络上流行的“网红打卡地”很相似，“比如参加今天的读书会，你究竟为了拍‘到此一游’的‘打卡照’，发条朋友圈，还

是了解书中的故事，看看离我们一万多公里以外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故事，会有什么样的鸟类、人和文化？”

## “惊飞距离”与信任感

张劲硕认为，这本书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：我们与动物、与鸟类该如何相处？毛蕊分享了她在波兰的见闻。在波兰华沙，有一个专门的网络直播平台，供人们观察波兰的国鸟白鹳。直播平台给这些白鹳都起了名字，在网络上实时播放它们什么时候飞走，什么时候回到波兰，如何觅食、如何繁衍，还会给每一只鸟起名字，“在我看来它们长得都差不多，但观鸟迷们会把每一只都分得非常清楚，甚至它们一飞回来，人们就能认出，这是哪位先生、哪位女士回来了。”

郭耕介绍，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，身边的很多鸟类种群正在因环境变化而减少。比如城市中的灰喜鹊成了优势种群，而原来数量很多的猛禽却越来越少。与动物相伴这些年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：“保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关起来，而是把人给‘管’起来。约束好自己，对自然、对动物要有敬畏之心，学会适应生态文明，学会与万物和谐相处。”

城市化进程中，如何与鸟类和谐相处？张劲硕提到，书中有一个概念——“惊飞距离”，是指当你接近一只鸟时，它在与你距离多远的时候飞走。他介绍，鹳、鹤等涉禽类的惊飞距离较远，约一两千米，城市中常见的喜鹊、麻雀、乌鸦等惊飞距离比较近，约为一米。在加拉帕戈斯群岛、塞舌尔、肯尼亚等原始环境中，鸟类不怕人，惊飞距离都是零，有些甚至是负数，它就停留在你的镜头上。而很多飞到那里越冬的欧洲鸟类，惊飞距离却很远。这本书中也提到了欧洲猎杀鸟类的严峻状况，“欧洲人经历了一个野蛮的时代，才发展出今天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。我们现在搞生态文明建设，一是要恢复脆弱的生态系统，二是要让野生动物不再惧怕人类，恢复它们对人类的信任感，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。”

## 让自然教育融入生活

观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郭耕呼吁，人类要把幸福感建立在对鸟兽的共情上，建立在自然中，这时你就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地球公民，因为你懂得欣赏它，“有一句话，面对鸟，请摄，不要射。请痴，不要吃。请观鸟，不要关鸟。这是人与鸟、人与自然应该建立的距离，也是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。”

作为一个翻译学者，毛蕊认为，学习语言与学习和动物交流有共同之处，就是要做到“自然相通，文化相通，心灵相通”，“当你与大自然交流的时候，用大自然能懂的语言，这时候的交流才是心意相通、心灵相通的”。

张劲硕长期致力于动物科普、推广博物学文化，他提出，今天倡导博物学启蒙、自然教育，并不应该抱持着功利的心态，“而是让大家找回初心，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，恢复到古人所说的‘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’”。当人类发展到稳定文明的阶段，当人类发现大自然的绚烂多彩，就会发现了解自然、亲近自然能让你愉悦身心、获得极大的精神价值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